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
发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国际关系英国学派 ——历史、理论与中国观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story, Theory and View on China

张小明 © 著



人民出版社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
发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国际关系英国学派 ——历史、理论与中国观

张小明 ◎ 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 / 张小明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高校社科文库)

ISBN 978-7-01-008510-4

I. 国… II. 张… III. ①国际关系—政治思想史—研究—英国②中英关系—国际关系史:政治思想史—研究—英国 IV. D856.19 D82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4063 号

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

GUOJI GUANXI YINGGUO XUEPAI; LISHI、LILUN YU ZHONGGUOGUAN

张小明 著

策划编辑:刘智宏

责任编辑:张芬

封面设计:阳洪燕

出版发行:人民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65250042/65289539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3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 张:20

字 数:32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01-008510-4

定 价: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走近英国学派

国际关系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①是一个颇具特色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它形成于冷战时期,并且长期在美国话语霸权之下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但是冷战结束后其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地位与影响呈现不断提高和增大之势。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介绍和评价英国学派,特别是在21世纪初期,相关作者群更有队伍日益壮大之势。^②

本书旨在以一个中国学者的视角,阐述与分析英国学派有关国际关系理论探索的思想之旅,其中包括英国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核心理论观点、学派特色以及英国学派学者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论述,等等。对我来说,撰写这样一部学术思想史著作,实属一个逐步走近英国学派的漫长过程。因此,在本书的前言部分,我想先谈谈自己如何从无意识地接触到英国学派的著作到有意识地研究英国学派的这段思想历程,然后再向读者介绍本书写作的基本思路。

① 本书作者认为,“English School”的中译名“英国学派”是不准确的,容易产生歧义。鉴于“英国学派”一说已经在中国流行多年,因此本书依然使用这个译名,但将在本书第一章中阐述“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这个称呼的来历及其含义,并质疑其中文译名“英国学派”的准确性。

② 这一时期,我国出版了以下评介英国学派的著作:苗红妮:《英国学派在中国》,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224页;陈志瑞、周桂银、石斌主编:《开放的国际社会: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许嘉主编:《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

—

我最早接触英国学派的著述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当时因为撰写词典词条的缘故而阅读了一部英国学派的著作。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英国学派的存在,更不知道该书的编著者是英国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国际政治,后来又接着在北京大学攻读国际政治专业硕士学位。我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虽然上过几门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课程(包括马列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读过几本相关理论著作,但没有听说过英国学派。记得那时印象中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就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以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或者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汉斯·摩根索的名著《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英文第六版^①,是我读硕士研究生时选修一门由美国富布赖特访问学者讲授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课程所用的教材。在我看来,汉斯·摩根索的这本书差不多就是当时最流行也唯一可以基本读懂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原著了!

记得是在 1987 年的一天,我被告知要参加马洪、孙尚清主编的《经济社会管理知识全书》中一个词条的撰写,该词条名为“国际社会”。我在接受这个写作任务后有一段时间脑子一片空白,不知从何入手。虽然“国际社会”是一个经常为人们所使用的概念,但是要对它加以准确定义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为了撰写这个词条,我一方面努力整理自己在上学期间所学过的相关专业知识,尤其是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史方面的知识,希望能从中理出点头绪来;另一方面则奔向校图书馆目录厅,寻找相关主题的中英文书籍。在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一本相关的中文图书都没有,外文书也极少。我费了好半天劲翻查书目卡

^① Hans J. Morgenthau, Kenneth W. Thompson,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th ed. (New York: Knopf, 1985).

片,才终于借到了一本题为《国际社会的扩展》的英文书^①,如获至宝地带回宿舍加以仔细研读,并从中获得不少启示。后来我才知道,它就是英国学派的一本经典著作。这本由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和亚当·沃尔森(Adam Watson)共同主编、出版于1984年的书,加上王铁崖主编的《国际法》^②以及王绳祖、何春超等人主编的《国际关系史》^③,便成了我撰写“国际社会”这个词条的主要参考材料。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劳作,我的脑子从一片空白变得有点儿清晰。最后我从国际社会的构成要素、国际社会的形成与发展、现代国际社会的特征这三个层面入手,写出了一个数千字的词条。我所撰写的词条“国际社会”后来以“国际社会的概念”为题,被收录在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的《经济社会管理知识全书》中。

二十多年后再回过头去看,当时自己在写“国际社会”词条的时候,对国际社会的认识和理解实在是很肤浅。实际上,那时我也只是把写词条当作一个命题作文来对待,很快就把这件事忘得差不多了。但是,赫德利·布尔和亚当·沃尔森主编的那本书给我留下的印象却很深,特别是让我牢牢记住了“赫德利·布尔”这个名字。因此,正是撰写词条这件事让我无意识地走近英国学派的精神世界,尽管自己开始知晓“英国学派”这个名称是在几年之后。^④

①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② 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

③ 王绳祖、何春超等主编:《国际关系史》(上、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④ 1991年6月,本书作者所在的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举办了“面向21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本书作者有幸在北京长富宫饭店旁听了这个为期3天的会议。当代英国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牛津大学蒙塔古·伯顿国际关系讲席教授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参加了会议,并介绍了英国国际关系研究特色,还特别提到了赫德利·布尔、马丁·怀特等英国学派代表人物对国际关系的思考。本书作者很可能最早就是从那次会议上听说“英国学派”这个概念的。亚当·罗伯茨教授提交的论文后来被收入袁明教授主编的该会议论文集中,(参见[英]亚当·罗伯茨:《国际关系的新时代》,载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6页。该书第1版于1992年由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亚当·罗伯茨可能是最早把英国学派引进中国的人,但中国学者有意识地介绍英国学派,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参见 Yongjin Zhang, “English School in China: A Travelogue of Ideas and Its Diffus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9, No. 1 (2003), pp. 87-114.

二

我开始有意识地了解和研究英国学派,是从翻译英国学派的经典著作、赫德利·布尔所著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一书前后开始的。

从1999夏天到2000年夏天,我作为富布赖特项目研究学者(Fulbright research scholar),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在这一年当中,我主要关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发展,并因此在哈佛大学政府系、肯尼迪政府学院以及麻省理工学院(MIT)政治系旁听多门相关课程,希望通过比较系统地阅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各个主要流派的代表作,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历史与现状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在听课和阅读过程中,我逐渐产生了两个想法。其一,我很深刻地感觉到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科学”研究方法受到了过度的重视。我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旁听的几门国际关系理论课程就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此种倾向。由于自己本身知识结构的缺陷以及个人兴趣的原因,上这样的课在让我获得很多新鲜知识的同时,也使我产生了一些挫折感。虽然我很希望国际关系学科的科学性得到大大增强,也阅读过部分相关著述,但是我发觉自己确实无力朝这个方向来拓展学术兴趣。人文色彩浓一点(或者能把人文与科学结合起来)的课程和著作似乎对我更有吸引力。其二,我也体会到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的优越感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太强。我听到一位哈佛大学教授在课堂上说,国际关系理论95%是美国人的,此外欧洲也有一些,而亚洲几乎没有。实际上,美国出版的国际关系理论教科书,所论述的基本上就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要么根本不谈美国之外的国际关系理论,要么对它们只是轻描淡写。美国大学国际关系理论课程教学参考书,基本上清一色为美国学者的作品。我因此能够读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1977年发表的著名文章《美国的社会科学:国际关系》^①的要旨,以及非美国学

^① Stanley Hoffman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 Vol. 106 (1977), pp. 41-60.

者的忧虑和对国际关系理论多样化目标的追求^①。作为一位中国学者,我自然希望在学习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也了解一点非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更期盼中国学者创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

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旁听的一门国际关系理论课程,上课的教授是一位刚从芝加哥大学转到哈佛大学的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史蒂文·沃尔特(Stephen Walt)。他在介绍美国以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英国学派的贡献,他所布置的阅读材料中就有赫德利·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一书。实际上,这本书以及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E. H. Carr)的《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大概是能被美国大学列入国际关系理论类阅读书目中少有的几本非美国学者的著作之一。这让我想起了十多年前自己在撰写词条时读过的赫德利·布尔和亚当·沃尔森主编的那本书,并开始关注英国学派的其他作品,特别是布尔的著作,在此过程中也发现自己似乎比较适合阅读这类著作。2000年夏天回国之后,我在总结访学收获、撰写有关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新发展的文章以及翻译美国国际关系教科书的同时,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研读英国学派著述上面。

在2001年间,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世界知识出版社一起策划出版一套国际关系学名著。该丛书编辑委员会决定把赫德利·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列为入选项目,我则自告奋勇地承担了翻译该书的任务。该书中文版已于2003年出版。^② 翻译布尔的这本书,让我对英国学派有了更多的了解。在翻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的过程中以及完成该

① 参见 Robert M. A. Crawford and Darryl S. L. Jarvis,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till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Toward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Thought*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1); Steve Sm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gemonic Country, Hegemonic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2 (2002), pp. 67-85; Time Dunne, Milja Kurki,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Brian Schmid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Hegemony or Pluralism?",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6, No. 2 (2008), pp. 295-304; Steve Smith, "Debating Schmidt: Theoretical Pluralism in IR", *ibid.*, pp. 305-310.

② [英]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书的翻译工作之后,我进一步阅读了更多的英国学派著述,并以读书笔记和学习心得的方式,断断续续地撰写一些文字。随着阅读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对英国学派的了解不断增多,我产生了去英国从事一段时间的学术研究并撰写一部集中论述英国学派书稿的想法。可以说,正是翻译赫德利·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一书,促使我把自己的研究工作的重点放在研究英国学派上面。

三

2007年夏天,承蒙全国政协委员、香港贞观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国贞女士的慷慨资助,以及受益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新近推出的学术休假制度,我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SE)访学一年。这样一来,我便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英国学派,也有时间集中精力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

在英国一年,我花了相当多时间用于阅读英国学派文献。我的阅读书单中既有查尔斯·曼宁(Charles Manning)、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亚当·沃尔森、赫德利·布尔、艾伦·詹姆斯(Alan James)等第一代英国学派学者或者“经典英国学派”学者的著述,也有约翰·文森特(R. J. Vincent)、迈克尔·多尼兰(Michael Donelan)、詹姆斯·梅奥尔(James Mayall)、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江文汉(Gerrit Gong)、菅波英美(Hidemi Suganami)、安德鲁·胡里奥(Andrew Hurrell)、巴里·布赞(Barry Buzan)、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尼古拉斯·惠勒(Nicholas Wheeler)、彼得·威尔逊(Peter Wilson)、蒂姆·邓恩(Tim Dunne)、布鲁尼诺·韦格齐(Brunello Vigezzi)、张勇进(Yongjin Zhang)等第二代、第三代英国学派学者或者当代英国学派学者的作品。在比较系统地阅读完英国学派学者的主要著述之后,我对英国学派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当然困惑也越来越多,甚至一度怀疑过英国学派的存在。

除了阅读英国学派的著述以及关于英国学派的研究著述之外,我也花费了不少时间查阅英国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的个人档案。被某些人称为英国学派“教

父”的马丁·怀特长期在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任教,他的个人文件现存放于伦敦经济学院档案馆,其中包括怀特手写的讲稿、通信以及所保存的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的论文等,它们均可供研究者们查阅。我利用自己在伦敦经济学院访学的便利,仔细查阅了马丁·怀特的个人文件,并从中获得了很多有关英国学派的信息。另外,承蒙伦敦经济学院巴里·布赞教授、牛津大学安德鲁·胡里奥教授以及布尔夫人玛丽·布尔(Mary Bull)的热情帮助,我又获准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查阅赫德利·布尔的个人文件。布尔的个人文件由其家人于1999年9月移交到牛津大学图书馆,但目前尚未对外开放,研究者要想查阅这些文件,需要事先征布尔夫人的同意。在得知我曾翻译过布尔的专著《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之后,布尔的学生、现任牛津大学蒙塔古·伯顿国际关系讲席教授的安德鲁·胡里奥,以及布尔夫人玛丽·布尔,欣然同意我查阅布尔的个人文件,胡里奥教授还热情帮助我办理了牛津大学图书证,便于我查阅这些文献。布尔的个人文件存于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的一个专门阅览室(Special Collection Room),其中包括布尔的文稿、日记、通信等,还有很多手写的讲稿,因为布尔本人不会使用打字机。^①查阅布尔的个人文件,同样让我收获颇多。

在英国访学期间,同当代英国学派学者或者认同英国学派思想传统的学者进行交往,以及采访当代英国学派学者和布尔的夫人玛丽·布尔,是我走近英国学派过程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在这方面也投入了不少时间与精力,并且有很多收获。

伦敦经济学院与英国学派的关系很密切,第一代英国学派学者中的很多人都曾在该校国际关系系任教,当代英国学派学者中也有不少人在此工作过。我

① 布尔夫人告诉本书作者这个事实。所以,本书作者在查阅布尔手写讲稿的时候遇到很大困难。好在布尔的很多文稿、通信等文件是打印稿,而且布尔所保存的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的打印文稿非常全,这样本书作者阅读起来就方便多了。布尔的个人文件共分如下几个部分:Classic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ectures and papers on classic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apers, lectures, and notes on the closely related them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idea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rise of the Third World/revolt against Western dominance); Strategic Studies (Lectures, talks and papers on specific topics within strategic studies); Correspondence; Book reviews; Australia; Miscellaneous; British Committee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和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的巴里·布赞教授、彼得·威尔逊高级讲师交往较多,多次与他们进行交谈。他们都是当代英国学派的知名学者,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其中,2009年出任伦敦经济学院蒙塔古·伯顿国际关系讲席教授的巴里·布赞给了我很多建议和帮助,包括把我介绍给其他英国学派学者。我旁听了彼得·威尔逊博士的课,他也慷慨地把自己的一些文章复印件赠送给我。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克里斯托弗·柯克(Christopher Coker)曾是布尔在牛津大学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我在一次聚会中与他见面,他告诉我一些有关布尔个性的趣事,有助于我了解布尔。

除了伦敦经济学院之外,牛津大学也是英国学派的另外一个学术重镇。经典英国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赫德利·布尔曾经担任该校蒙塔古·伯顿国际关系讲席教授近十年(1977~1985),当代英国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亚当·罗伯茨担任该教职超过20年(1986~2007),布尔的学生、当代英国学派主要代表人之一安德鲁·胡里奥现任这一教职(2007~)。在英国访学期间,我多次去牛津大学,除了查阅布尔档案外,也拜访亚当·罗伯茨教授、安德鲁·胡里奥教授以及布尔夫人玛丽·布尔。我和亚当·罗伯茨教授在圣·安东尼学院会面两次,罗伯茨教授回答了我提出的很多问题,还主动帮助我与布尔夫人取得联系,并且把自己的最新讲稿、文稿赠送给我。我与安德鲁·胡里奥教授在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巴利奥学院以及政治和国际关系系(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先后会面多次,他帮助我获得查阅布尔个人文件的机会,也回答我提出的诸多问题,还赠送我他新近出版的专著《论全球秩序》(2007年),并邀请我参加他组织的多项学术活动。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布尔夫人热情邀请我去她在牛津的家中做客,并接受我的采访。她还带我参观布尔的书房,欣赏布尔1973年访问中国时照的相片,并把自己刚完成的一篇纪念布尔的电子文稿赠送给我。牛津大学图书馆、纳菲尔德学院、圣·安东尼学院、巴利奥学院以及布尔在牛津的家,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此外,我还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其他一些英国学派的学者,其中包括布尔在牛津大学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现任美国杨百翰大学校长助理的美籍华裔学者江文汉教授,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师从查尔斯·曼宁、现任职于英国威尔士阿伯瑞士威斯大学(University of Wales, Aberystwyth)的日裔学者菅波英美教授,以

及意大利米兰大学的布鲁尼诺·韦格齐教授。另外,我通过在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参加学术演讲、研讨会等机会,见到了罗伯特·杰克逊教授、蒂姆·邓恩教授等当代英国学派知名学者,也采访了几位在英国任教、认同英国学派思想传统的中国问题专家,包括牛津大学的罗斯玛丽·富特(Rosemary Foot)、伦敦经济学院的克里斯托弗·休斯(Christopher Hughes)以及曼彻斯特大学的威廉·加拉罕(William Callaghan)等人。我回国之后,也在北京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见过当代英国学派著名学者、英国威尔士阿伯瑞士威斯大学的尼古拉斯·惠勒教授。

当然,在英国访学一年中,让我花费最多时间的还是书稿写作。本书初稿的绝大部分撰写工作便是在伦敦完成的,其中部分内容曾以文章形式在国内期刊上发表^①,而书中最后一章的主要内容则来自我为在伦敦经济学院所作的一场学术报告而写就的一篇英文论文,该文已经被英国国际研究学会编辑的期刊《国际研究评论》所接受,即将正式发表。^②2008年夏天回国以后,我继续进行书稿的撰写、修改、补充与润色工作。

四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便是我最近一些年来走近英国学派的一个研究成果。该书旨在阐述与分析英国学派有关国际关系的理论探索,我希望以自己

① 参见张小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与规则》,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总第105期),第7~8页;张小明:《英国学派还是英格兰学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5期,第78~80页;张小明:《中国崛起与国际社会》,载《中国与世界观察》2008年第3、4期合刊(总第12、13期),第72~75页;张小明:《查尔斯·曼宁与英国学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总第341期),第73~80页。

② Zhang Xiaoming, "China in the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English School's Engagements with China", LSE IDEAS, April 2008. 本书作者于2008年4月29日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外交与战略研究中心(LSE IDEAS)作了一个有关英国学派与中国的学术报告,巴里·布赞教授主持报告会。2008年夏天回国后不久,本书作者把这篇文章修改后投给了英国学派的重要学术阵地、英国国际研究学会(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编辑的学术期刊《国际研究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并且于2009年4月接到该文被采用的通知,其正式发表时间待定。

的叙事方式来论述英国学派的思想之旅。

首先,本书是一部国际关系思想史著作,而不是一部国际关系理论著作,我希望主要通过历史描述和分析,让中国读者比较全面和清楚地了解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英国学派进行国际关系理论探索的全过程。为此,我在书中尽量多地援引有关英国学派的原始文献资料,包括英国学派学者的著述以及个人档案,以便增强历史叙述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当然,使用第一手文献资料本身并不能保证叙事的客观性,因为材料的解读和使用往往受制于使用者的认识水平与主观判断。本书自然也不例外,它所阐述的对象一定是我所理解的英国学派。此外,我也尽量在书中努力以简明易懂的语言来描述英国学派的思想之旅。国际关系理论著作(特别是那些所谓“纯”理论著作)大多很抽象,甚至对于专业研究人员和学生来说也很难读懂。本书讨论的对象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流派,其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抽象概念或专业术语。但相对来说,英国学派长期坚持传统研究方法,其大多数学者的著述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此,我在撰写本书的时候,努力秉承这种叙事风格,尽量多地使用简明易懂的文字,以便让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和理解英国学派及其主要理论观点。

其次,确定一个叙事主题或者一条主线,贯穿本书的主线就是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的理论思考。英国学派是一个很庞大的学术群体,其成员很多,学术观点也不一致,而且英国学派的理论一直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我阅读英国学派的文献越多,越感觉到该学派的复杂性,甚至怀疑过英国学派的存在。实际上,归纳英国学派的特色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然而,我在走近英国学派的过程中也逐步认识到,对国际社会的理论思考可能是把英国学派学者维系在一起的一条思想纽带,因为大多数英国学派学者都把国家组成国际社会并受共同价值、规则和制度制约的思想,置于自己理论思考的中心位置。实际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国际社会”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①也有研究者指出,英国学派

① 参见 Roger Epp, “The English School on the Frontier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ermeneutic Recollection”, in Tim Dunne, Michael Cox and Ken Booth, eds., *The Eighty Years' Cris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19-199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8;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

的历史表现为一个“构建”国际社会的过程。^①因此,本书在阐述和分析英国学派思想之旅的时候,是以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的理论思考为主线的,集中论述英国学派学者对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形成、发展与性质的(相同和不同)理解与诠释。

最后,作为一位中国学者,在走近英国学派的过程中,我总是格外关注英国学派学者有关中国的论述,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表达我的中国情怀。我在研究中发现,中国作为一个研究个案,一直在英国学派有关国际社会的理论探索中占据重要地位。与其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相比较,英国学派经典著述中有关中国的论述算是多的。中国读者从英国学派有关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论述中,不仅可以理解英国学派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思路,也可以认识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还可以从中获得思考未来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启示。因此,本书特别以一章的篇幅专门论述英国学派学者有关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思考。英国学派的相关论述,能够帮助国人理解正在崛起的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也可能促使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该课题的研究上面,并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

至于以上叙事方式是否能够达到本书作者所期望的效果,只能等待读者来评判了。

^① 参见 Tim Dunne,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chool*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走近英国学派	1
第一章 英国学派思想之旅的开启	1
第一节 “英国学派”还是“英格兰学派”?	1
第二节 查尔斯·曼宁与英国学派	7
第三节 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与英国学派	19
第四节 英国学派的创始人和早期主要成员	30
第二章 马丁·怀特的国际理论	37
第一节 从和平主义者到理性主义者	39
第二节 对国际社会的深度思考	43
第三节 国际理论三个传统	47
第四节 国际体系/国际社会的历史比较	52
第三章 赫德利·布尔的国际社会理论	57
第一节 从学习哲学到研究国际关系	58
第二节 “国际社会”概念的清晰界定	63
第三节 国际社会理论的系统阐述	71

- 第四节 对国际社会扩展的理论思考 74
- 第五节 探索国际社会中秩序与正义的关系 87

第四章 当代英国学派的理论探索 94

- 第一节 约翰·文森特对不干涉原则与人权问题的思考 95
- 第二节 冷战后当代英国学派的学派意识 104
- 第三节 多元主义与连带主义国际社会思想的分野 111
- 第四节 对经典英国学派理论的批评与重新阐释 125

第五章 英国学派的理论特色 136

- 第一节 以国际社会为研究主题 137
- 第二节 坚持理性主义思想传统 147
- 第三节 走“中间道路”的理论倾向 153
- 第四节 英国学派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160
- 第五节 英国学派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167
- 第六节 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172
- 第七节 英国学派属于一种“多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178

第六章 英国学派的方法特色 183

- 第一节 两种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分野与共存 183
- 第二节 英国学派坚持传统主义研究方法 191
- 第三节 英国学派参加传统主义者与科学主义者的大论战 201

第四节	英国学派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210
第五节	英国学派研究方法特色的哲学基础	216
第六节	从传统主义到多元主义?	224
第七章	英国学派的中国观	229
第一节	中国与国际体系/国际社会的历史比较分析	230
第二节	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扩展	240
第三节	中国崛起与国际社会	257
结 语		277
参考文献		287
后 记		299